# 抱朴子/外篇/卷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朴子曰：余雅謂王仲任作《論衡》八十余篇，為冠倫大才。
有同門魯生難余曰：「夫瓊瑤以寡為奇，磧礫以多為賤，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，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。王充著書，兼箱累袠，而乍出乍入，或儒或墨，屬詞比義，又不盡美，所謂陂原之蒿莠，未若步武之黍稷也。」

抱朴子答曰：「且夫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賢，徒見述作之品，未聞多少之限也。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，不知八紘之無外；守燈燭之宵曜，不識三光之晃朗；遊潢洿之淺狹，水覺南溟之浩汗；滯丘垤之位埤，不寤嵩岱之峻極也。兩儀所以稱大者，以其函括八荒，緬邈無表也；山海所以為富者，以其包籠曠闊，含受雜錯也。若如雅論，貴少賤多，則穹隆無取乎宏燾，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。夫跡水之中，無吞舟之鱗；寸枝之上，無垂天之翼；蟻垤之巔，無扶桑之林；潢潦之源，無襄陵之流。巨鰲首冠瀛洲，飛波淩乎方丈；洪桃盤於度陵，建木竦於都廣；沈鯤橫於天池，雲鵬戾乎玄象。且夫雷霆之駭，不能細其響；黃河之激，不能局其流；騏騄追風，不能近其跡；鴻鵠奮翅，不能卑其飛。雲厚者雨必猛，弓勁者箭必遠。王生學博才大，又安省乎！

「吾子雲；『玉以少貴，石以多賤。』夫玄圃之下，荊華之顛，九員之澤，折方之淵，琳瑯積而成山，夜光煥而灼天，顧不善也。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，若周公既繇大易，加之以禮樂，仲尼作《春秋》，而重之以十篇。過於庖犧，多於老氏，皆當貶也。言少則至理不備，辭寡既庶事不暢。是以必須篇累卷積，而綱領舉也。羲和升光以啟旦，望舒曜景以灼夜，五材並生而異用，百藥雜秀而殊治，四時會而歲功成，五色聚而錦繡麗，八音諧而簫韶美，群言合而道藝辨。積猗頓之材，而用之甚少，是何異於原憲也？懷無銓之量，而著述約陋，亦何加別於瑣碌也？音為知者珍，書為識者傳，瞽曠之調鍾，未必求解於同世；格言高文，豈患莫賞而減之哉！且夫江海之穢物，不可勝計，而不損其深也；五嶽之曲木，不可訾量，而無虧其峻也。夏後之璜，雖有分毫之瑕，暉曜符彩，足相補也。數千萬言，雖有不艷之辭，事義高遠，足相掩也。故曰：四瀆之濁，不方甕水之清；巨象之瘦，不同羔羊之肥矣。

「子又譏雲：『乍入乍出，或儒或墨。』夫發口為言，著紙為書。書者所以代言，言者所以書事。若用筆不宜雜載，是論議當常守一物。昔諸侯訪政，弟子問仁，仲尼答之，人人異辭。蓋因事托規，隨時所急，譬猶治病之方千百，而針炙之處無常，卻寒以溫，除熱以冷，期於救死存身而已。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，而不改路乎？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，豐也；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，曠也。故《淮南鴻烈》，始於《原道》《俶真》，而亦有《兵略》《主術》，莊周之書，以死生為一，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。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，是治珠翳而剜眼，療濕痹而刖足，患萯莠而刈谷，憎枯枝而伐樹也。